

荣赫鹏与英国在新疆和西藏的殖民扩张

梁俊艳

内容提要：荣赫鹏置身英国和俄国在中亚进行的大角逐中，先后深入我国新疆和西藏腹心地区考察，乃至带兵武装入侵西藏，他的行动加重了我国近代的边疆危机。本文利用大量中英文档案等资料，对荣赫鹏在英国对我国新疆和西藏扩张中起到的作用加以分析，期有助于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荣赫鹏 英国 新疆 西藏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 (2012) 01—0055—07

19世纪末，英俄在中亚的大角逐白热化，荣赫鹏是英国在我国新疆和西藏扩张的马前卒。他多次到我国新疆“探险”，并在1903年率兵入侵我国西藏。中外学术界对此问题已有不少论述^①，本文试图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上，利用大量中英文档案等资料^②，对荣赫鹏在新疆、西藏的活动进行多方面深入分析，以期更深入地了解他在我国新疆和西藏的侵略活动，从而对英国的对华陆路战略有更清楚的认识。

① 有关荣赫鹏，国外相关研究著作有：George Seaver, *Francis Younghusband, Explorer and Mystic*, London: John Murray, 1952; Alastair Lamb, *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Alastair Lamb, *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 - 1910*,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86; Peter Fleming, *Bayonets to Lhasa: The First Ful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Tibet in 1904*, London: Rupert Hart - Davis, 1961 (向红筋, 胡岩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7年); John Macgregor, *Tibet: A Chronicle of Explora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0; Patrick French, *Younghusband, The Last Great Imperial Adventurer*,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4 (汉译本《西藏追踪》, 郑明华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年); Parshotam Mehra, *The Younghusband Expedition To Lhasa: An Interpretation*, New Delhi: Gyan Books Pvt Ltd, 2005; Wendy Palace,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ibet 1900 - 1922*, London: Routledge, 2004 [英]彼得·霍普科克著; 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8年。国内相关研究有: 魏长洪, 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994年; 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西藏》,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0年; 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1年; 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 等等。

② Francis Younghusband, *India and Tibet, 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which have Subsist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the Time of Warren Hastings to 1910; With 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Mission to Lhasa of 1904*, London: John Murray, 1910; *The Light of Experience—A Review of Some Men and Events of My Time*, London: Constable & CO LTD, 1927;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Hopkirk*,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Among the Celestials: A narrative of travels in Manchuria, across the Gobi Desert, Through the Himalayas to India: Abridged from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London: John Murray, 1898.

一、少年经历及对荣赫鹏的影响

荣赫鹏 (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 ~ 1942 年), 1863 年生于印度西北边境的穆里 (Murree)。四岁半荣赫鹏被托给两位未出嫁的姑妈照顾。两位姑妈信教极为虔诚, 一旦见到小荣赫鹏有品德松弛的倾向, 就用皮条鞭打教诲, 这三年可怕的童年经历, 对荣赫鹏的性格产生了终生的负面影响。“我失去了童年的快乐, 变得极为严肃。一直到老年, 我仍然怀疑是否真的已由那样的伤害中复原。”^① 1873 年, 荣赫鹏与双亲一起抵达印度。1876 年, 荣赫鹏 13 岁时又被送回英国, 就读于克里夫顿学院 (Clifton College)。综观其一生, 克里夫顿学院对荣赫鹏产生极大影响, 他对母校的感情非常深。克里夫顿的主要教义是“有健全的身体, 才有健康的精神”^②。1904 年英国入侵西藏后, 在一次庆功宴上, 谈到协助他完成这次远征的克里夫顿老校友, 荣赫鹏说:“他们都具有克里夫顿的特质和永不妥协的个性。这些该归功于纽波特的细腻教诲。置身险恶的环境是他们要面对的挑战, 他们必会奋斗到底。”^③

1881 年, 荣赫鹏进入圣荷斯特皇家军事学院 (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一年中, 他学习了兵学战略、战争演习, 赛跑仍是他最喜欢的运动, 他甚至在圣荷斯特、武利奇和数座大学之间长达三英里的赛跑中得到第一名。^④ 1882 年 5 月, 荣赫鹏从圣荷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荣誉毕业, 并被派往皇家龙骑兵团 (King's Dragoon Guards) 服役。服役期满后, 荣赫鹏返回印度从军。此时, 荣赫鹏的父亲约翰已从军队退伍, 到旁遮普省担任警司总督察。约翰坚信俄国人极力想吞并阿富汗及北印度。他不但以此为题多次公开发表演说, 而且将这种想法根深蒂固地传给了荣赫鹏。当时, 被后人称作“大角逐” (the Great Game) 的英俄两国在亚洲腹地的殖民竞赛方兴未艾, 荣赫鹏决意要在这场争夺中一显身手。1884 年 4 月, 荣赫鹏自军团休假两个月, 他由拉瓦尔品第 (Rawal Pindi) 乘慢车到丘陵区, 找寻儿时心目中的英雄、探险家舅舅罗伯特·沙敖^⑤的记忆。1879 年, 沙敖去世时年仅 39 岁, 但已是赫赫有名的探险家, “皇家地理学会”为其颁发了奖章。到了舅舅住过的老屋, “我细读这些书和地图, 和老仆人交谈数个小时, 逐渐感到这个探险家的精神进入我的灵魂……”^⑥

童年被姑妈严厉对待的经历, 及自幼形成的感情压抑、个性严肃拘谨, 加上身高较矮的自卑感, 这令荣赫鹏在今后的人生经历中格外注重锻炼强壮体格和培养坚强意志, 令他无时无刻不想证明自己的强大, 渴望建功立业、出人头地, 以掩饰和克服内心深处的自卑。这也是荣赫鹏后来能够在新疆进行艰苦“探险”, 并率兵入侵西藏的诸多性格因素之一。

① George Seaver, *Francis Younghusband, Explorer and Mystic*, p. 6.

② Patrick French, *Younghusband, The Last Great Imperial Adventurer*,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p. 8.

③ Patrick French, *Younghusband, The Last Great Imperial Adventurer*,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p. 10.

④ Patrick French, *Younghusband, The Last Great Imperial Adventurer*,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p. 13.

⑤ 沙敖在 1871 年出版著作: *Visits to high Tartary, Yarkand, and Kâshgar (formerly Chinese Tartary), and return journey over the Karakoram pass* / by Robert Shaw, London: J. Murray, 1871.

⑥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Hopkirk*, p. 1, 在此书 (《大陆的心脏》) 一书的扉页上, 荣赫鹏写到“本书献给我的母亲——罗伯特·沙敖的妹妹, 我继承了舅舅的探险精神”。

二、在新疆“探险”中崭露头角

1885年5月，荣赫鹏被征召到西姆拉情报局，负责修订克什米尔军事地名辞典（*Military Gazetteer of Kashmir*）。^①荣赫鹏后来回忆到，这个职务让“我接触了不少保密信息，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研究俄国在亚洲的形势，以及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对抗俄国的进一步行动”^②。荣赫鹏认为，在这场英俄大角逐中，英国并不占优势。俄国占尽地理优势，而在印度的英军只有6万人；当下最危及英国利益的地方是中国满洲里，这也是荣赫鹏决定去满洲里的根本原因。^③正当荣赫鹏向上级贝尔上校（Colonel Bell）、麦克格雷格爵士（Sir Charles Macgregor）打报告前往满洲里考察之际，印度文官机构的詹姆斯（Mr. James）邀请荣赫鹏一起探险。^④得到上级批准后，1886年3月19日，荣赫鹏与詹姆斯离开了加尔各答，向满洲里出发。^⑤

1. 北京—新疆—印度

荣赫鹏的第一次正式探险目的地为满洲里。从满洲里回到北京与贝尔上校会合后，二人相约以不同路线前往新疆哈密汇合。^⑥1887年4月17日，荣赫鹏离开北京。^⑦经过了70天的长途跋涉，^⑧以及干渴、寒冷和沙尘暴的严峻考验，荣赫鹏一行人终于横穿了长达1255英里的戈壁沙漠，来到了哈密。7月16日，荣赫鹏一行从哈密来到吐鲁番^⑨。8月7日，他们抵达阿克苏。^⑩8月10日，他们离开阿克苏，继续前行。在距离阿克苏几英里远的一个小村庄，荣赫鹏从当地人口中听到了“Shaw”（即罗伯特·沙敖）的名字，激动万分。原来，荣赫鹏来到了一个沙敖及福赛斯使团^⑪曾经路过的地方，旅途的兴趣顿时大增。^⑫

在前往喀什的路途上，荣赫鹏注意到，该地呈现出一片衰败和荒凉的景象。8月18日，当最终踏上喀什平原的时候，^⑬荣赫鹏的眼前突然一亮，这儿的居民似乎比别处更加稠密，田地似乎也要比别处更为精耕细作。荣赫鹏到喀什的第二天便拜访了俄国领事官员彼得洛夫斯基。荣赫鹏受到彼得洛夫斯基的热情款待。令荣赫鹏感到吃惊的是，彼得洛夫斯基对印度了如指掌。他能如数家珍般列举英国人撰写的有关印度问题的最佳著作，以及最近英国议会发布的蓝皮书。他对

①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Light of Experience—A Review of Some Men and Events of My Time*, p. 8.

②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Light of Experience—A Review of Some Men and Events of My Time*, p. 8.

③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Light of Experience—A Review of Some Men and Events of My Time*, pp. 10–11.

④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Hopkirk*, pp. 3–5.

⑤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Hopkirk*, p. 5.

⑥ 贝尔上校倾向于通过甘肃，穿越戈壁，从而抵达哈密路线，而荣赫鹏则选择直接穿越戈壁抵达哈密。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Hopkirk*, pp. 59–60.

⑦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Hopkirk*, p. 60.

⑧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Light of Experience—A Review of Some Men and Events of My Time*, p. 30.

⑨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Hopkirk*, p. 135.

⑩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Hopkirk*, p. 154.

⑪ T. D. Forsyth, *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73* [R]. Calcutta, 1875. 参见拙作《1873年福赛斯使团出使叶尔羌述论》，《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⑫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Hopkirk*, p. 156.

⑬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Light of Experience—A Review of Some Men and Events of My Time*, p. 32.

阿富汗、克什米尔问题也极为了解。^①第二天,彼得洛夫斯基回访了荣赫鹏。英俄中亚大角逐中的两个棋子在偏远的新疆喀什相遇,却没有发生大的冲突,这着实令人吃惊。

8月29日,荣赫鹏一行抵达叶尔羌,^②这是他此行的最后一个新疆城镇。在荣赫鹏眼里,叶尔羌是一个既贫穷又富庶的地方。^③这里的人们过着随意、舒适但漠然的生活。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面对接踵而来的政治剧变,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置身事外。荣赫鹏打算在叶尔羌修整一番,并准备翻越喜马拉雅山返回印度。就在此时,荣赫鹏收到贝尔上校从喀喇昆仑山口寄来的信函。贝尔建议荣赫鹏不要选择他已走过的、从列城到印度的路线;而应尝试一条他人从未走过的、但更直接的路线:翻越巴尔蒂斯坦和克什米尔的慕士塔格山到印度。^④荣赫鹏拜访了叶尔羌长官。9月8日他离开了叶尔羌,凭借着年轻和激情,荣赫鹏一行历经千辛万苦翻越了仅比珠峰低几百英尺的慕士塔格峰。^⑤荣赫鹏终于在11月4日到达拉瓦尔品第。^⑥

1886年3月,荣赫鹏从德里前往满洲里探险时年仅22岁,心中充满建功立业的壮志。此次探险历时一年,他此行取得的成就使其成为皇家地理协会最年轻的成员,并获得了协会颁发的金质奖章。荣赫鹏据此经历撰写《大陆的心脏》和《在天朝子民中间》,^⑦这两本书使他在英国成了一位家喻户晓的探险家,并在1919~1922年间出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

2. 帕米尔之行

1889年,荣赫鹏被派往设在西姆拉的英印政府外交部工作,负责探查通往克什米尔北部与中国和阿富汗接壤的罕萨山口(Hunza,或称为Kanjudi,坎巨提),^⑧这次探险在12月底结束。荣赫鹏刚刚回到印度,就收到一封电报“请告诉荣赫鹏,总督阁下对他的归来表示欢迎,并向他成功的探险祝贺。”^⑨印度外交部对他的成就及新绘的地图非常欣赏,同时对他认为唯一降服罕萨之王的方法就是出兵征讨并签订条约规管一事极为重视。清末坎巨提仍与我国保持着宗藩关系。^⑩英俄对该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荣赫鹏对该地的侦察和地理勘测活动为英国在1890年出兵占领坎巨提计划作了一定准备。^⑪

①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Hopkirk*, pp. 166 - 167.

②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Hopkirk*, p. 168.

③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Hopkirk*, pp. 170 - 171.

④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Hopkirk*, p. 172.

⑤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Light of Experience—A Review of Some Men and Events of My Time*, p. 33 - 35.

⑥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Hopkirk*, pp. 213;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Light of Experience—A Review of Some Men and Events of My Time*, p. 37.

⑦ Francis Younghusband, *Among the Celestials: A Narrative of Travels in Manchuria, Across the Gobi Desert, Through the Himalayas to India*: Abridged from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⑧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Light of Experience—A Review of Some Men and Events of My Time*, pp. 42 - 52, 罕萨(Hunza),又称为洪扎、棍杂、坎巨提,有关荣赫鹏在新疆南部的几次探险活动,参见樊明方,王薇《荣赫鹏对新疆南部地区和坎巨提部的几次探查》,《西域研究》2010年第1期。

⑨ Patrick French, *Younghusband, The Last Great Imperial Adventurer*, p. 81.

⑩ (清)王树枏编纂《新疆图志·国界志》,卷五,第31页。

⑪ 樊明方,王薇《荣赫鹏对新疆南部地区和坎巨提部的几次探查》,《西域研究》2010年第1期。

1890年6月,受英印政府指派,荣赫鹏与其翻译兼随员、英国驻喀什噶尔游历官马继业^①一起离开西姆拉,经列城、喀喇昆仑山口,再次来到新疆南部,此次“考察”的重点为帕米尔地区。1890年8月底,荣赫鹏一行抵达叶尔羌城。在叶尔羌,荣赫鹏会见了俄国人格罗姆切夫斯基(Gromchevsky)。这位36岁、高大健壮的俄国人热情地欢迎了荣赫鹏,并邀其共进晚餐。荣赫鹏在书中写道“我们和俄国人是竞争对手,但我相信作为个人的俄国与英国军官更希望彼此不是对方的竞争对手。作为身处这场大角逐的人,我们不应掩盖这一事实。”^②双方都明白对方在竭尽全力保护和扩张其政府在新疆的利益。1889年荣赫鹏与格罗姆切夫斯基的首次会面意味着俄国和英国开始激烈争夺通往印度的山口。^③

经过一番修整,荣赫鹏于9月15日离开叶尔羌城前往帕米尔,并有一两次误入俄国领土。^④9月底,他们抵达塔克敦巴什帕米尔(Tagh-dum-bash Pamir)附近的塔什库尔干(Tashkurgan)。^⑤10月3日,荣赫鹏等人来到小帕米尔(Little Pamir)进行“考察”。^⑥随后,荣赫鹏一行又探查了大帕米尔(Great Pamir)、阿尔楚尔帕米尔(Alichur Pamir)、郎库里帕米尔(Rang-kul Pamir)等地,并于11月1日回到喀什噶尔。

1891年7月,英属印度政府派荣赫鹏再次前往帕米尔,验证俄国是否出兵占领帕米尔的流言。这一次,与他同行的是戴维森(Davison)。^⑦7月22日,荣赫鹏一行离开喀什噶尔。8月3日,再次抵达塔什库尔干城。8月10日,荣赫鹏等在小帕米尔地区的布才拱巴什(Bozai-Gumbaz)发现了上百名哥萨克,这证明荣赫鹏多年来的担忧终于变成现实:俄国人正在吞并帕米尔。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荣赫鹏派戴维森跟踪哥萨克西翼,他自己则跟踪南翼。荣赫鹏潜入俄国军营后,要求会见俄国军官,雅诺夫上校(Colonel Yanoff)接见了。荣赫鹏宣称自己代表印度政府,并称听说俄国正在吞并帕米尔,不希望将这些流言汇报给印度政府,向雅诺夫求证是否属实。雅诺夫回答“是”。于是,荣赫鹏要求雅诺夫出示俄军吞并的具体范围。雅诺夫便拿出一副地图,向荣赫鹏指出一大片绿色范围。荣赫鹏并没有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只说了句“俄国人还真是狮子大张口”。雅诺夫听后哈哈大笑,说这只是个开头。两人在友好的氛围中共进晚餐。^⑧然而,8月17日,荣赫鹏遭到雅诺夫上校的“驱逐”,雅诺夫“斯文有礼地再三道歉,告知荣赫鹏他接到上级命令,前来押解这位英国军官离开俄国领土。”^⑨荣赫鹏一行势单力孤,不得不给

① 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 1867年1月19日-1945年5月19日),出生于南京,父亲为英国驻华使节马格里(Sir Halliday Macartney),母亲为中国人。马继业能流利使用英语、汉语、法语,还会俄语、德语、波斯语、印地语和土耳其语。1886年,他毕业于法国大学。1889年,进入英属印度政府任职。第二年,他被派到喀什噶尔担任游历官,还是当时英属印度外交官荣赫鹏的翻译兼随员。1908年清政府承认英国驻喀什领事馆后,他被任命为英国驻喀什领事。1911年领事馆升为总领事馆后,他又升为首任总领事,直至1918年退休。

②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Hopkirk*, p. 272.

③ Skrine and Pamela Nightingale, *Macartney at Kashgar: New Light on British, Chinese and Russian Activities in Sinkiang, 1890-1918*, London: Methuen, 1973, p. 6.

④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Light of Experience—A Review of Some Men and Events of My Time*, p. 56.

⑤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Hopkirk*, p. 293.

⑥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Hopkirk*, p. 294.

⑦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Light of Experience—A Review of Some Men and Events of My Time*, p. 58.

⑧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Light of Experience—A Review of Some Men and Events of My Time*, pp. 58-59.

⑨ Patrick French, *Younghusband, The Last Great Imperial Adventurer*, p. 94.

雅诺夫写下不再进入所谓的俄属帕米尔的保证书，离开了布才拱巴什，并立即向英印政府汇报了情况。^①

此次事件险些引起英俄纠纷，英国萨利斯伯利勋爵（Lord Salisbury）^②向圣彼得堡提出了严重抗议。俄国外交部长感到英国即将发动一场战争。他请求英国给俄国政府时间来调查此事。^③荣赫鹏回到印度后，英属印度政府和伦敦政府都对此事件高度重视，“思考着如何替荣赫鹏所受的侮辱讨回公道。”^④

荣赫鹏在中国帕米尔的探查活动为英国提供了大量有关帕米尔的情报资料，也间接地导致英俄在1895年3月11日签订瓜分中国帕米尔的《英俄条约》。^⑤英俄两国政府在没有中国政府代表参与的情况下达成了私分帕米尔的协议^⑥，并在1895年7月20日在萨雷库里湖会聚，27日，“划界”委员会在湖东端立了第一个界标。其后，又在宾杰尔斯基山口及乌尔他别尔山口、米赫曼—朱雷河口等地立了界标。9月8日，英、俄、阿^⑦三方签署了最后协议，结束了在中国帕米尔的“标界”。^⑧

荣赫鹏是英国在英俄大角逐中的一个忠实的马前卒。他对俄国威胁英属印度北部边疆深信不疑，并毫不掩饰自己“捍卫”大英帝国边疆的雄心壮志。多年的探险经历令荣赫鹏成为名副其实的“探险家”，也极大地磨练了他的意志，这为他在冬季带兵入侵我国西藏打下了基础。

三、入侵西藏的刽子手

1903年，英国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公开的名义是派遣一个英国“使团”入藏，讨论边境事务及通商问题。侵略军是护送赴藏“使团”的“卫队”，荣赫鹏则被任命为“使团”团长。^⑨

1903年12月18日，英国入侵军队从春丕向西藏重镇帕里进发，第二天，英军连运夫在内约3000余人抵达帕里。21日，英军全副武装侵占了帕里。在英军侵占帕里的过程中，荣赫鹏与军事首领麦克唐纳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荣赫鹏进入春丕之后，向西藏人民保证，尤其向帕里宗本保证，只要西藏人不采取敌对行动，英国人就不会采取敌对行动。因此，从春丕到帕里的各个要塞、隘口，西藏均未设防，严格遵守着双方所承诺的协议。然而，麦克唐纳却用武力占领了帕

①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Hopkirk*, p. 330.

② 英国首相，任期时间为1885、1886~1892、1895~1902年。

③ Francis Younghusband, *The Light of Experience—A Review of Some Men and Events of My Time*, pp. 60-61.

④ Patrick French, *Younghusband, The Last Great Imperial Adventurer*, p. 95.

⑤ G. J. Alder, *British India's Northern Frontier, 1865-1895, A Study in Imperial Policy*,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63, pp. 334-335.

⑥ 朱新光《英俄私分帕米尔与清政府的立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

⑦ 阿富汗的两名代表只被授予“默默地出席会议和签订最终划界议定书的权利”。〔俄〕捷连季耶夫著；西北师范学院外语系译《征服中亚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20页。

⑧ 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66~467页。

⑨ 遍观兰姆著作（无论《英国与中国中亚》，抑或《英属印度与西藏》），始终用“mission”（使团）、“expedition”（远征）等词，从未出现过“invasion”（侵略）等词。参见帕特里克·法兰区（Patrick French）著；郑明华译《西藏追踪》，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里。这连英记者费莱明 (P. Fleming) 也说 “在这种情况下, 当我们装扮成一个和平使团, 悄悄地闯入他们的要塞时,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认为我们不是骗子。”^①

1904年1月7日, 英军进一步占据了帕里东北的吐纳 (Tuna)。英军在吐纳做好一切准备以便直趋江孜, 在吐纳英军共停留了3个月, 此时荣赫鹏与麦克唐纳的矛盾进一步加深。麦克唐纳因无法忍受吐纳恶劣的气候以及物质、燃料的匮乏, 在抵达吐纳第三天即率领大部分军队返回春丕, 只留下荣赫鹏驻扎在吐纳。藏军并没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进攻孤零零的荣赫鹏驻军, 仍对和平谈判抱有幻想。3月31日, 1300余名英国侵略军开始向曲米仙郭藏军营地推进。当时, 西藏代表做最后一次努力, 要求荣赫鹏谈判, 以避免使用武力。而荣赫鹏则一面佯装谈判, 一面派出步兵、骑兵、炮兵偷偷向藏军阵地推进, 等到谈判之时, 藏军已经被敌人重重包围了。英军谈判代表到来后, 首先声称 “既然要议和, 为表示诚意, 我军先将子弹退出枪膛, 也要求贵军指挥官下令将火枪的点火绳熄灭!” 英军指挥官当场命令子弹退出一发, 殊不知, 在那一刹那间英军又将子弹推上了膛, 藏军还未发觉, 依令将土枪点火绳全数熄灭。当英军的机枪开始向藏军疯狂扫射时, 英军谈判代表也突然拔出手枪将藏军谈判代表拉丁色代本、朗色林代本、班禅代表苏康努、如本康萨及三大寺的一名谈判代表统统杀害。^② 第一声枪响后, 英军使用来福枪和大炮在近距离约180米处, 向手持大刀、长矛、火绳枪的藏军展开了赤裸裸的血腥大屠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英国, 就这样惨无人道地杀害了藏军近千人。

骨鲁大屠杀后, 荣赫鹏厚颜无耻地辩解说, 一位英国政治家称之为对 “手无寸铁” 的人进行大屠杀, 这是 “不公平的”, 因为藏人是 “全副武装的”, 这场战事不可避免。^③ 无论怎样辩解, 以伤亡不足10人的代价, 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野蛮屠杀了使用大刀长矛的西藏人民近千人, 这样血腥的事实永远不会从历史中被抹去。

荣赫鹏率领的侵略军占领江孜之后, 长驱直入开进拉萨, 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拉萨条约》, 榨取巨额赔款, 吞并边境地区, 扩大通商特权, 力图把西藏置于英国直接的军事和政治控制之下。西方学者大都对荣赫鹏评价甚高, 认为他是一位 “伟大的探险家”。如兰姆所说 “在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同时, 英国士兵的生命几乎没有受到损失, 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荣赫鹏对下属士兵的激励和鼓舞, 没人能够否认荣赫鹏在这段探险史上的地位, 因为这对他而言名副其实。”^④ 然而, 英军的侵略行为引发了世界舆论的批评和责备。伦敦社会对英政府发动的这场战争进行了最强烈的谴责, “众大臣认为荣赫鹏的行动损害了国家利益”。^⑤

英俄两国对新疆、西藏展开的激烈争夺, 是对我国的侵略。荣赫鹏实施侵略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在新疆的 “探险” 是英国在帕米尔地区众多侵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他带兵入侵西藏, 屠杀西藏人民, 反映了殖民侵略者的残忍本性, 其行为加重了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

(作者单位: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李文博 责任校对: 陈 霞

① (英) 彼得·费莱明著; 向红笳, 胡岩译 《刺刀指向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103页。
②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册, 民族出版社, 2007年, 第546页。
③ Alastair Lamb, *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1910*,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86, pp. 238.
④ Alastair Lamb, *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1910*,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86, pp. 239-240.
⑤ Peter Fleming: *Bayonets to Lhasa, the First Ful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Tibet in 1904*, London: Rupert Hart-Davis, 1961, pp. 278-279. [英] 彼得·费莱明著; 向红笳, 胡岩译 《刺刀指向拉萨》, 第267~268页。

the policy for control over Xinjiang was adjusted to consolidate the rule.

Key words: Wushi Incident; Xinjiang; Border control; Khokand

A study on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in Hami in late Qing Guo Shengli (44)

Abstract: Facing the border crisis of late Qing ,Chen Tianlu ,Tongpan (an official title) of Hami , launched a movement to reform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in Hami in the 33rd year of Guang Xu reign. This reflected a historical trend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in frontier ethnic areas in late Qing. Though failed at last ,this movement was of a huge influence in Hami.

Key words: Chen tianlu; Hami;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Samhsot

Francis Younghusband and British expansion into Xinjiang and Tibet Liang Junyan (55)

Abstract: In the time of British contest against Russia in Central Asia ,Francis Younghusband conducted explorations deep in Xinjiang and Tibet ,and then even military aggression in Tibet; these aggravated the border crisis of our modern country.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the role Younghusband played in British expansion into Xinjiang and Tibet of our county in order to further studies on related questions by using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rchives and documents.

Key words: Francis Younghusband; British expansion; Xinjiang; Tibet

A study on ancient paper sheets from Astana – Khara Khoja graves in Turfan

Li Xiaochen Zhen Boqiu Wang Bo (62)

Abstract: The ancient paper sheets from Khara – Khoja dated between Jin and Tang dynasties through appearance observation and fibre analysis. This paper is purposed to study techniques of these paper sheets. It was determined that they are made of ramie ,hemp and bark ,including pouring paper and vat paper under processes of single surface ,double surface or pulp gluing and dyeing. This means that these processing techniques were widely used Xinjiang. This paper explains in a sense of how the paper sheets and paper – making techniques were introduced into Xinjiang.

Key words: Khara – Khoja graves; ancient paper sheets; fibre analysis; pouring paper; vat pappter; processed paper; gluing

A genealogical study on Pugu Tribe of Tang Dynasty:

focused on the Pugu’s epitaph newly found in Mongol Yang Fuxue (69)

Abstract: The well – preserved “Pugu’s epitaph” recently unearthed on the eastern bank of the Tu-la River ,west of Ulan Bator ,Mongol ,contributes to clarify the lineage of Pugu tribe for its key contents. The Pugu tribe was one of the nine outer tribes of Uyghur ,which was not recorded so clearly in historical books. There were only three descents listed in the two Tang Annals: Gelanbayan – Yiliduoba – Puguhua-ien; and even this was fault. According to the epitaph and related historical recordings ,there should be nine descents: Gelanbayan – Sifu – Yitu – Yiming – Shezhi – Yeleige – Shaomo – Yiliduoba – Puguhua-ien. There is a strong presumption that Puguhuaaien’s birth day is between 716 and 718 according to the epitaph and related materials ,though the annals did not recorded it.